

一年一度的菜花节,总会吸引许多深藏都市的人们去田间赴这黄色之约,就像儿时赶庙会一样。其实,菜花与节庆没有多大的关联,因为节庆的仪式感召唤着那些喜欢远离城市的人们。许多节的节庆大抵如此,在热闹中带着遗憾收场,又在对新一年办节的无限憧憬中拉开帷幕。然而,菜花节有些特别,不管你是怀着一份逃避和排遣都市喧嚣的心情,还是在这里寻觅童年的影子,抑或是享受结伴郊游的乐趣,都会留下许多深刻的印象。但是尽管窄窄的乡村马路已容不下城市滚滚的车轮,小小的农家院子使节日显得拥挤,但我们依然惊诧于记忆中的那份

植入记忆的风景

钱忠群

美丽的,以至于我们紧闭的思绪门有一种顿开的愉悦,有一种倾诉的渴望。于是,关于油菜花、关于童年、关于青涩的记忆和那片炫目的黄色顷刻间占领着我的脑海。我从小学高年级就开始寄宿在学校,有时一两个月回家一次,很少吮吸到大自然赋予乡村的浓郁气息,但是每年菜花飘香的季节我必定带上愉快的心情回家。那时觉得全世界自己的家乡最美,望着远处掩映在璀璨菜花中的白墙灰瓦,发现原本不起眼的农家小屋,此刻浸润着诗意。



最近一次类似童年记忆的是在十多年前,与朋友应邀赴泰州溱湖会船节。那是一个春风沉醉的晌午,我们的车子在一片花海中迷失了方向,使我有机会又一次惊讶于大自然的这份造化,感觉到

迷失有时也是一种享受。后来,我索性下车徜徉在开满菜花的田间小径上。此刻,不需要美丽的邂逅,不需要大声的颂扬,让思绪静静地收敛,又轻轻地合上,直到朋友喊着我的名字。之后,我又去过婺源

喜欢的歌曲《怒放的生命》,生命需要怒放,“好像穿行在无边旷野,拥有超越平凡的力量”。我们把菜花节喜爱就是想表达那份执著的情感和青春情怀。

我至今不知道倡议办菜花节的初衷,但肯定是和我一样怀着很美好的心愿,也许是纪念儿时纯真的回忆,或者是泥土芬芳的撩拨,抑或纯朴乡风的使然。不管你如何评价它,菜花节还是执拗地把人们带进这个“草长莺飞三月,菜花开满人间”的乡村,因为关于菜花的记忆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珍藏版。回忆的美好与生活的现实总是相伴而生,儿时清单纯净、恬静如画风景,永远存放在记忆里,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臻美。我们曾经那么地惊讶于家乡的美丽,以致我们忘了去珍惜,很长一段时间,这种熟悉的颜色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了,而我们更多的是归咎于现代工业文明的侵蚀。但我们终究要感谢菜花节,感谢郁郁葱葱的大地母亲。

也许我们不可能满足你装满回忆的眼睛,营造一个开满菜花的春天,但我们可以为你找寻一个开满欢乐的春天。因为菜花节,它只属于春天。

婴儿呱呱坠地,一家老小都嘻嘻哈哈、爽歪歪,幸福感是满满当当的。可是如今养的是金宝宝银娃娃,其任务繁重而复杂,简直就是一个“工程”,谁来承担这生命之重?

带娃面面观

俞昌基

首选当然是小妈小爸。为此有宝妈毅然辞去工作,勇当全职妈妈。可是这么做非常人之所能为:家庭的收入足够支撑超大的开销吗?独生子女的年轻父母能吃得起独立抚养的万般苦辛吗?难啊!所以在我们身边小夫妻自己带娃是“鲜有闻”。

好小中国的国情是:宝妈宝爸背后有个强大的“后援团”——既有“隔代之爱”又能吃苦耐劳的老父母。几年前,尤姐喜滋滋地晋升为奶奶,因为亲家在外地帮不上忙,她就与老公合作带孙子。爷爷是“马大嫂”,每顿都是翻着花头烧营养菜。奶奶是“四陪”:陪吃、陪睡、陪游戏、陪上早教课。儿子媳妇回家把萌娃当洋娃娃玩一阵后就去埋头玩手机了,家务活从不沾手,却还每天蹭饭“啃老”,到孙子三岁上幼儿园了,尤姐夫妇总算“解套”了一大半,可已

经落下了一身病。爷爷曾自嘲:没有孙子盼孙子,有了孙子当孙奴;出钱出力还要看脸色……个中的杂陈五味可知一二也。

俗话说:“亲家亲家,亲如一家。”金姐当外婆以后与亲家搞“带娃AA制”,就是每周两亲家分别去小夫妻家带三四天娃,等于轮流当住家保育员兼保姆。据说这是上海当下老人带娃的流行方式,其优点是双方都有劳有逸有休整;也有利于交流经验,取长补短。我以为,老人含饴弄孙固然其乐融融,但大可不必鞠躬尽瘁地“全包”,要给自己留几分自留地,留一点关爱。比如刘姐家,不但与亲家协作带娃,女儿女婿还在家里请了每天做十个小时的钟点工,说是花银子买社会服务。他们说得好:父母都是40后50后的

老人,当年为养育我们已经含辛茹苦大半辈子了,现在也大都患有慢性病老年病,还在为第三代奉献晚年。我们在职场打拼都早出晚归,能花钱让钟点工替四位老人“减负”,心里也安稳些……当今普遍“敬老不足,爱幼有加”,而有些儿女能为老人多多“松绑”,因为他们懂得感恩,懂得老爸老妈的健康长寿是全家幸福的一大保障。

当然,还有一种带娃模式是“复合型”——老父母+钟点工+子女。

我有一对70后的学生,不但请钟点工帮助老妈妈在家里带二娃,他们还“约法三则”:一、小爸小妈每晚每人各带一个宝宝睡觉;二、双休日和国定假自己带娃,老人全休;三、从财力上时间上确保老人每年出游几次。我为这对小夫妻的明智赞叹不已!有外国教育家说:父母是孩子的天然的第一任老师。所以小夫妻要尽可能自己早带娃,多带娃,现在不是讲“亲子”么?不带娃,少带娃,何亲有余,又如何为母!



带上耳朵去旅行

陆小鹿

十年前,我第一次去西安,玩了不少地方,现在能回忆起来的,只剩下兵马俑和清真宫。但是很奇怪,还有一个场景一直难忘。

那是一个周六的上午,我在街头闲逛,路过一条马路时,看到有个中年男人正在“吼叫”。这个人在干什么?一开始我有些纳闷,突然想起来,会不会是秦腔?那时,我刚好看过贾平凹的《秦腔》。问边上的观众,还真的就是秦腔!激动之余,便混在人群里听了半个多小时。说实话,真的听不懂在吼些什么,但是那西北原始粗犷的气势,一腔一调,听得人头皮发酥。回来的路上一直在默默回味,这不期而遇的马路秦腔给西安之行画上圆满的句号。

外出旅行,什么最滋润?当然是一双眼睛。但从西安回来,才觉得应该也要多带动带动耳朵,让它听听不同韵味声音。

后来,我去了彩云之南,回来后,念念不忘的是张艺谋导演的《印象丽江》。剧场位于海拔3000多米的玉龙雪山甘海子,其中最感人的是纳西语主题曲《回家》——我忘不了坐在玉龙雪山脚下,遥望着一对殉情的男女走上舞台的最高端。在巍峨的雪山映照下,他们显得那样苍白无力。他们一步一步走向深渊,伴随着如泣如诉的旋律,泪水啊就忍不住恣肆横流,无法控制的感动……

2010年初夏,去北京看朋友,朋友还带我去听德云社的相声。八仙大桌,瓜子绿茶,穿着长衫的相声演员舌巧如簧。每有好段子出来,满堂都是“YU”的喝彩声,“YU”的声调是阳平第二声。我头一次听到这么整齐的喝彩声,也是头一回知道原来北京人的喝彩声是发“YU”的音。可能因为我是南方人,没有Get到段子的笑点,听段子真没笑出来,可是一听到“YU”的声音,我就忍俊不禁了,感慨文化真的是有地域上的差别。那晚,我为“YU”声兴奋得睡不着觉。

前几年又去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巴彦塔拉。在蒙古包里,我听到了别具一格的声音演出——呼麦。那是一个人演唱时由喉咙紧缩同时发出两个高低不同的声音。第一次现场听,嘶吼的声音有点吓人,但穿云裂帛声响在喉咙里起伏迂回的味道,却带着原生态的强悍力量,直抵人心,痛快淋漓。

还没回过神,马头琴曲《万马奔腾》又响起了。琴音浑厚苍凉如天边一棵古树。一时间,我仿佛看见一望无际的草原上,老当益壮的战马在疾驰奔腾……

后来,在内蒙古旅途中,我手机里就反复播放着马头琴曲《天边》,每当现在重新听起,那些关于内蒙古的记忆,就汩汩而来。

松尾芭蕉写过一句俳句:“闲寂古池旁,青蛙跳进水中,扑通一声响。”这句俳句能读出声音的意境之美。我迷恋这种美好,旅行的时候,时不时就想唤醒耳朵,快去好好地听一听吧,听听这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你想象不到的声音,情到“声”处人咕嘟。

旅游

太空“漂流瓶”

王瑞良

日本一家公司最近在策划为所有人提供向太空发送物体的服务,或者至少可以让那些愿意支付69万欧元的人,在太空中拥有一颗类似于海上漂流瓶的微型个人卫星。公司负责人介绍说:“太空是神秘而纯净的,很多人对它抱有浪漫情感。对普通人来说,拥有一颗个人卫星还是遥不可及的事,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可以向太空中发送任何物体,只要这个物体可以放入一个边长为10厘米的铝质六面体,然后将这个六面体装入一个高25厘米、重20公斤的微型卫星中。”为实现这一计划,这家公司最近正在协商向俄罗斯或者中国租用卫星发射火箭。一旦卫星进入600至800公里高空的轨道,将每天绕地球飞行14圈。在最初的几年内,卫星的主人可以通过因特网或者移动电话获知卫星的具体位置。而外星人一旦发现这些莫名其妙的问候时,地球人同外星人联系的序幕,可能将由此拉开。

人们对海洋中的漂流瓶也许并不陌生。而现在,有人正在思谋向太空投放“漂流瓶”。

去年底,马莎百货要关闭所有中国大陆线下商店的消息传来,一石激起千层浪。著名的英国百年老店在中国水土不服,经营亏损,让人感慨良久。

再见,马莎

俞筱芬

九年前,马莎在南京路开了第一家店,因离家不远,常去兜兜转转,发现经营的服装质地很好,款式经典,受到一部分有品质追求又买不到心仪尺码的中老年群体的喜爱。几年来在马莎买的墨绿色风衣,英伦风情的格子衬衣,大尺码的牛仔褲,都曾让自己心中暗喜。

但不得不承认,大部分的服装款式不符合国人的穿衣风格,式样呆板无变化,不受年轻人待见而遭诟病。只有四楼的婴幼儿服装是个例外,未见中国妈妈们有吐槽小孩服装古板老土的。有人提出改良服装款式博取国人好意,马莎依然故我,不予理会,多少反映了英国人的执著与傲慢。这从温网也可见一斑:百年温网至今仍坚持传统,不设绿茵广告,要求白衣参赛。在当下怪诞陆离的商品社会,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,这份纯真的坚守令人钦佩尊敬。但马莎不等同温网,没有利润,何来生意?

也有人说马莎是老阿姨店。不错,再过十来二十年,80后们都成了老阿姨老爷叔,不得不与Zara,H&M说再见,养成高消费习惯的他们,会不会跟马莎亲密接触呢?不得而知,但至少,马莎已经等不到那一天了。

马莎四楼的进口食品零售区,与底层二层的稀疏人流形成鲜明对比,华灯初上时,熙熙攘攘的人群在食品货架前驻足,品牌用料均表明出处,让人放心。家里有人因病难以远赴欧洲长途旅行,但在中国上海南京西路马莎四楼,就品尝到了英伦风味的巧克力玛芬、黑橄榄手工饼干、康沃尔奶油冰淇淋,戏言称坐在马莎午后阳光下的咖啡,体会到伦敦街头的咖啡一样的惬意。

马莎的离去让这些拥趸心怀感伤,温馨的下午茶没有了,纯真味道的黑巧克力,买到称心衣服带来的窃喜感消失了。道一声再见,马莎!



春风又绿 摄影 王佐融

栗栗危惧又作栗栗自危,栗栗是发抖的样子,此成语意为自己感到害怕,出自《尚书·汤诰》:“栗栗危惧,若将陨于深渊。”拙文解析“危、惧”两字。

危,前贤于省吾语定敬器构形的甲骨文字(图一)系“危”的最先文。敬器为古代一种倾斜易覆的盛水器,水少则倾,中则正,满则覆。由于此器物倾侧不安,水在器内常常“岌岌可危”,此器物被古代当政者作警醒规诫所用。

厂是危的本字,小篆危构形(图二)是人(亻)在山崖(厂 an,厂对应的后造字是庵庵庵龕龕);简化字工厂的厂(chang)是借用字形,与本义山崖的厂无关。“山崖厂”上的亻是俯身低头人形,整体表示人从高处向下俯视图眺望,产生恐惧害怕的心理,感到危险不安。站在厂上的人,俯身下看时会感觉前倾,因此厂也是房顶伸出墙壁的部分檐的先文,房檐、飞檐等。《说文》:“厂,仰也。”站在山崖厂上的人,倘若往上或往前看,危的字义还要另当别论,

故在此意义上产又躲在前瞻字中,是瞻的初文。

把握字的重心平衡,是造字构形艺术之维,研究篆体的产或厂字,字左丨是直竖的,字在保证重心前提下产生了险绝,契合了字义。不同于后来无视汉字内涵信息重心平衡与构成美学,莫名其妙求减省笔画,把廠產廣屍等简化成厂产广尸等这类字。隶变楷化后,产由于直竖为斜撇,字形失重不稳弃用。小篆有产与“卩”配的危(图三),但“危”替产的危之危险之义似乎别扭。有学者臆说“卩”是古竹字,危“表示人站在山崖边,很危险必须节制自己”。“卩”明确无误是跪着自己,危的主角是“卩”,危本当是“跪”的初文。汉以前无椅,古人以两膝着地臀部坐在脚跟上席地而坐,腰与上身还要挺直如“厂”的陡壁,这种标准跪坐就是危坐。然而事实产下填入“卩”的危,字义曾纠缠分歧,

但最终还是被“霸道”的危险义的产夺走,无奈的“跪坐危”只好再赘形添补足部,遂有了“跪”字。于是危、跪各司其职,相安无事了。不过至今危字还遗留有跪坐意思的用法:如成语正襟危坐、整衣危坐,肃然危坐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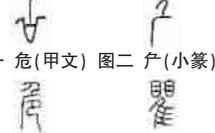
人站在高山崖上存在不安全因素,状况变化会捉摸不透,危字遂加表示惊恐呼叫的讹作诡(诡)。诡的讹化

多多,同危字一样,诡谲的很呢。惧,归繁作懼,字义是惧怕。初文“懼”,无部首卩。懼,小篆从佳从目(图四),甲文佳是短尾鸟的总状形,这里泛指飞禽大鸟的鹰、隼、雕、鸢、鸱、鸢、鸢等;佳字上的双目,就是鹰隼眈眈注视样子,《说文》:“懼,隼之视也。”《字林》:“懼大视貌。”威猛的鹰隼翱翔于天空,圆瞪凶狠双目搜寻猎物,故“懼之视”令人心惊胆寒,栗栗危惧。加心(忄)傍的“懼”与仅留下骇人鹰隼双目与心的或体“患”,皆强调了人们心头的恐惧

畏惧感。

以懼为主体的字大都“强势”:攫,增添双爪(扌、又),本义执也。鷹隼等发现可食目标,果断迅速出击,用强悍的爪子攫取猎物;翟加戈的“戣”,则强强结合,是古代戟一类的兵器;矍,老人目光炯炯,身手(又)利索有精神。

唐武则天原名武照,称帝后自创新字“曁”(也念照音),意指日月当空,普照天地,显示她这史无前例女皇至高无上的地位。命运乖蹇的唐大诗人骆宾王则针锋相对,取鹰隼双目替代武则天造“曁”字,写就反武至文《讨武曁檄》。骆公的微改,空中日月变作空中鹰眼,武曁成武曁,不馘不昧,恍兮惚兮,委实绝妙辛辣。后来曁、曁都被界定为照的异体字。曁姓还是我国最早的姓氏之一,起源于商代。



图一 危(甲文) 图二 产(小篆) 图三 危(小篆) 图四 懼(小篆)